

水岸，我家

平晓斌

朝东面河而居。这样的居住特性，完全符合中国北方先民的居住选择。龙丽河虽是季节性河流，但河沟里分布着几眼活水井，当地村民在洪水季可吃河水，枯水季可吃井水。沿河沟而居，洪水侵扰的危险年年存在，伴随着这样的危险，先民们不知生活了多少年多少代，直至1950年代末因修建水库的需要，居此的村民才搬迁至河沟东面的平川地带。当时，政府出资建起了五六十处、每户两间土坯排房作为安置房，无偿分配给搬迁户居住，这一搬迁点被命名为新村。

筑坝拦河使龙丽河水水库水位抬升，此处成为波光粼粼、鱼翔浅底、船来船往的风光之地。1960年前后，全国上下兴建水利，龙丽水库成为一处工地，在水库的东岸配套建设了3里长的提水灌溉工程，旨在使水库东岸的平川地改造为水浇地，种麦插秧，提高粮食产量。但提水灌溉工程建成后，还未正式投入使用，就因水库的水位下降而搁浅。1980年代初，我家迁居此地后，我看到一条直径1米左右的铁管，从水库的东岸向上斜伸至一条长长的石头垒的水渠里，这条水渠位于沟西坡主村的南面，一溜向东延伸至沟西坡村的新居民区。渠顶的平台，后来成为我家耕种责任的田小路。再后来，因村民在此建库，现在已经看不到水渠的痕迹了。

此后二三十年，水库西岸没有人家建新屋，只有一两户原村民居住。1980年前后，才陆续有外迁户在此盖房，次年春天，我全家迁居于此，并在紧靠龙丽河沟边一处高地选址批地建房，我家从此成为水岸而居的人家。此时的龙丽河水库，因壶邑境内大规模植树造林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洪水，而库尾处的河滩地，更是栽植了近千亩的速生丰产林，有杨树、槐树、柳树，每逢夏日，枝繁叶茂、绿树成荫、鸟语花香。1980年代后期，我正在壶关一中读书，此处又成为学生娃背水自用的好去处。林中有个十分隐蔽的低洼地，绿树环绕，成为我背诵课本的地点。30多年过去，我仍然怀念这个我曾经安心学习、记下许多考点的地方。

父亲生前说，我们的祖辈原来就住在龙丽河边的村子里，因为某年发洪水冲走了房屋，不得不逃荒至大山深处的谓理村，在那里一处被称为“史家窑”的高地

据1998年版《壶关县志》记载，龙丽水库始建于1960年，坝高21.5米，库容795万立方米。1960年建坝之前，这里是县城东面的河沟。壶关籍著名学者刘德宝先生所著《壶关村村咏》一书中关于沟西坡村和龙丽水库的记述是：……沟西坡村分居龙丽湖东、西两岸，旧址坐落于龙丽河沟西畔，故取此村名……20世纪50年代末，时任团县委书记王天福任总指挥，以千名共青团员为主力军，在县城东侧龙丽河滩筑起“青年水库”，既作为县城水源工程，又呈一大景观。

据沟西坡村民讲，原先的老村舍房建窑多位于此条河沟的西坡，或高或低，大多坐西

在我们金家营，树是一个人的另一个影子。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他的长辈就在房前屋后种几棵果树。树和孩子一起成长，等到孩子长大成人需要成家的时候，父母就把树砍了，粗的树干当梁当柱，细的枝丫铺在房顶，一间房子就盖起来了。

盖房子一般用的是白杨，白杨木质紧密，长得周正，最适合当梁当柱了。榆树什么的，就建成了房门和门楣，一进门，就能闻到淡淡的榆木的清香。松树会一直留到一个人去世，他的子孙们就用松树做成棺材，把老人装进松木棺材，埋进地下，他的子孙会在坟头种下一排松树。干农活累了，一家人或者几家人就聚在松树底下，聊聊天，休息休息。

树也是一个村庄的象征，有村庄的地方就会有树。我们村口的山顶上长着一棵大榆树。每次外出回来，远远地看到那棵大榆树，我就知道离家不远了，心里立刻充满了力量。也不知道是谁种的这棵大榆树，也许是我爷爷的爷爷种的，也许是一粒榆钱不经意飞到山顶上，就扎根在了这里。树站在山顶上，与村庄一起醒来一起睡去，一起经历着村庄的春夏秋冬、悲欢离合。

如果再近一些，就能看到我家门口的三棵榆树了，那是我父亲兄弟仨出生时我爷爷种的。在金家营对面的李台村，或者更远的峒子上、魏家圪塔，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三棵榆树。我上初中的时候，每次给同学介绍我家的地址，我从不说金家营村27号。我会说，金家营那三棵大榆树下就是我家——这三棵榆树是我们家的骄傲。

有些人家喜欢种白杨，有些人家喜欢种榆树，也有的人家喜欢种杏树，纯属个人喜好。我们家喜欢种榆树。每年春天的时候，奶奶都会摘来新鲜的榆钱，奶奶都会摘来新鲜的榆钱，拌上白面，做成榆钱饭，挺好吃的，我能吃上一大碗。我也会摘一些又大又嫩的榆钱，送给最好的朋友。等到夏天的时候，我的朋友们会送我杏子。我们村只有一户人家种了梨树，他们家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儿。小的时候，他们家送过我三四个梨，香甜、软糯、多汁，很好吃。那时候我希望长大了做他们家的女婿，那样就可以年年吃到梨了，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一棵树一旦种下，就一声不吭地生长着，发芽，长出新叶，落叶，年复一年，安安静静。住往直到它突然超过了院墙，或者结出了果实，种树的人们才会注意到。一棵树像极了孩子，直到其身高超过父母的时候，父母才突然意识到，孩子已经长大了。

时间久了，有些树也会死

1. 1980年代中期，壶邑县城进入城建小高峰，水库边倾覆着拆房的大量旧砖，母亲经常去捡拾这些砖块，以备房屋重建。她捡到的砖有囫圇砖、半头砖、耐火砖；有红砖、灰砖、青砖。这些砖，她会用箩头担回家。如果量大，我会在礼拜天开着小平板车去拉。这些用砖块大小、年代不一，多数用作了建房垒墙的根基。此后20多年，家里先后开大工2次，这些砖也被拆、被用了2次。特别是2001年，开工建设七间两层楼时，共用了20多万块红砖，其中就用了1万9千多块母亲当年捡回来的砖块。建房时，我触摸着这些砖块，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2. 1980年代中期，壶邑县城进入城建小高峰，水库边倾覆着拆房的大量旧砖，母亲经常去捡拾这些砖块，以备房屋重建。她捡到的砖有囫圇砖、半头砖、耐火砖；有红砖、灰砖、青砖。这些砖，她会用箩头担回家。如果量大，我会在礼拜天开着小平板车去拉。这些用砖块大小、年代不一，多数用作了建房垒墙的根基。此后20多年，家里先后开大工2次，这些砖也被拆、被用了2次。特别是2001年，开工建设七间两层楼时，共用了20多万块红砖，其中就用了1万9千多块母亲当年捡回来的砖块。建房时，我触摸着这些砖块，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3. 1980年代中期，壶邑县城进入城建小高峰，水库边倾覆着拆房的大量旧砖，母亲经常去捡拾这些砖块，以备房屋重建。她捡到的砖有囫圇砖、半头砖、耐火砖；有红砖、灰砖、青砖。这些砖，她会用箩头担回家。如果量大，我会在礼拜天开着小平板车去拉。这些用砖块大小、年代不一，多数用作了建房垒墙的根基。此后20多年，家里先后开大工2次，这些砖也被拆、被用了2次。特别是2001年，开工建设七间两层楼时，共用了20多万块红砖，其中就用了1万9千多块母亲当年捡回来的砖块。建房时，我触摸着这些砖块，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4. 1980年代中期，壶邑县城进入城建小高峰，水库边倾覆着拆房的大量旧砖，母亲经常去捡拾这些砖块，以备房屋重建。她捡到的砖有囫圇砖、半头砖、耐火砖；有红砖、灰砖、青砖。这些砖，她会用箩头担回家。如果量大，我会在礼拜天开着小平板车去拉。这些用砖块大小、年代不一，多数用作了建房垒墙的根基。此后20多年，家里先后开大工2次，这些砖也被拆、被用了2次。特别是2001年，开工建设七间两层楼时，共用了20多万块红砖，其中就用了1万9千多块母亲当年捡回来的砖块。建房时，我触摸着这些砖块，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5. 1980年代中期，壶邑县城进入城建小高峰，水库边倾覆着拆房的大量旧砖，母亲经常去捡拾这些砖块，以备房屋重建。她捡到的砖有囫圇砖、半头砖、耐火砖；有红砖、灰砖、青砖。这些砖，她会用箩头担回家。如果量大，我会在礼拜天开着小平板车去拉。这些用砖块大小、年代不一，多数用作了建房垒墙的根基。此后20多年，家里先后开大工2次，这些砖也被拆、被用了2次。特别是2001年，开工建设七间两层楼时，共用了20多万块红砖，其中就用了1万9千多块母亲当年捡回来的砖块。建房时，我触摸着这些砖块，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6. 1980年代中期，壶邑县城进入城建小高峰，水库边倾覆着拆房的大量旧砖，母亲经常去捡拾这些砖块，以备房屋重建。她捡到的砖有囫圇砖、半头砖、耐火砖；有红砖、灰砖、青砖。这些砖，她会用箩头担回家。如果量大，我会在礼拜天开着小平板车去拉。这些用砖块大小、年代不一，多数用作了建房垒墙的根基。此后20多年，家里先后开大工2次，这些砖也被拆、被用了2次。特别是2001年，开工建设七间两层楼时，共用了20多万块红砖，其中就用了1万9千多块母亲当年捡回来的砖块。建房时，我触摸着这些砖块，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7. 1980年代中期，壶邑县城进入城建小高峰，水库边倾覆着拆房的大量旧砖，母亲经常去捡拾这些砖块，以备房屋重建。她捡到的砖有囫圇砖、半头砖、耐火砖；有红砖、灰砖、青砖。这些砖，她会用箩头担回家。如果量大，我会在礼拜天开着小平板车去拉。这些用砖块大小、年代不一，多数用作了建房垒墙的根基。此后20多年，家里先后开大工2次，这些砖也被拆、被用了2次。特别是2001年，开工建设七间两层楼时，共用了20多万块红砖，其中就用了1万9千多块母亲当年捡回来的砖块。建房时，我触摸着这些砖块，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水岸边多坡地，闲不住的母亲就把开垦这些坡地、库尾地当成多打粮、多种菜的大事。这些地块大多不平整，不能用牲口去犁，只能靠锄头去刨。当时父亲上班，我们上学，春季刨地时帮不上太多忙，这些地块大都是母亲开垦出来的。有一年，她最多开垦出了16块小地块，种下的土豆、豆角、土瓜、萝卜满足了全家六口人全年的食粮量。

在水库边种地，春种后秋天能否收回粮食和蔬菜，全靠天公不作美。我记得有几年洪水较大，母亲种的几块河滩地被冲、被淹，高秆作物玉米还受损可控，而土豆、萝卜经洪水一泡就会腐烂。母亲很痛心，但也无可奈何。那个时候她憔悴的样子，深深刺痛了我，至今想来，依然难以释怀。

那些年，家里有两双高腰水鞋，是在煤矿当工人的舅舅捎来的。每逢洪水过后，父亲和我就会穿着水鞋，蹬着厚厚的淤泥去坡地里扶起倒伏的玉茭或粟子。

1988年，母亲从一位老农那里要来了可以阔（捆扎）笤帚的高秆作物笤帚秧籽。来年开春后，她在地势较低处的河滩地把种子种到了地里。那一年，尽管被水淹过两三次，却没有影响到收成。收回来的这些笤帚秧，打下秫秆经晾晒后打捆。入冬后，母亲请来那几位老农，做了顿葱花烙饼，让他教会了阔笤帚的手艺。此后每年的初冬时节，母亲就会自己动手，将亲手种出的笤帚秧全部做成带长把的笤帚，然后送到县城的土产日杂门市部，挣些钱贴补家用。

1992年，母亲扩大了种植面积，阔的笤帚也多了，加上她阔的笤帚厚实耐用，每年都不愁卖。后一年的冬天，她用卖笤帚的钱，给我买了辆永久牌自行车，供我上下班骑行。这辆我骑了十多年，还骑车把一个漂亮、聪明、贤淑的姑娘追到手成了家……

2005年，水库要建成人上公园，母亲没有了耕地之地。现在，家里还保存着几把母亲当年阔好的笤帚，我一直舍不得用，将它们放在库房里，权当对亲人和那段岁月的念想。

刚搬迁至此的十多年时间里，吃水全靠下河沟挑井水吃，水井就位于水库的库尾。井里的活水并不是泉水，而是库区渗透入地下的地表水，但就是这样的水，也十分甘甜、清冽。夏天，我放学回家，时常会到水缸里舀瓢凉水解渴，那种畅快淋漓劲儿，至今难忘。这口井距我家有700多米，深3丈多。水井位于库底，我家位于西岸高地，每挑一担水回需要20分钟左右，挑水回家需上一个陡坡。刚开始，挑水主要靠父亲，后来我的个子长高了，成为家里的挑水骨干。

家里有一大一小两口水缸，大缸盛7担水，小缸盛3担水。同时，也有2口水桶2条担杖，一长一短，我的个子矮些，

那条短担杖属我专用。每周至少要去挑两次水才能保证家里吃水、用水需求。我与父亲通常是在早晨或晚上挑水，这个节点挑水不用排队。两桶水有70斤左右，放桶下井、淹桶满水、提桶拔绳、担杖挑水，动作连贯而不停歇，是瞬间肌肉力量的集结，是对挑水人体力、耐力的考验。

我做家务活有个特点，就是既然要做就一口气做完。因此，每次挑水，我都会将水挑满大、小缸。通常的情况是，只要小缸里还剩不到一半水时，我就会抽空去挑满，不会等到水缸见底。有时，还会多挑一担储备在水桶里。正是这种高强度的劳动习惯，锻炼了我的臂力、脚力和体质，至今受用无穷。

3. 在龙丽河居住40年，是一部家庭建设史，更是这片土地的变迁史。2001年6月，我们又将原先的五间东屋拆掉，父亲亲自设计好建房图纸，花费10多万元，建起了七间两层、400多平方米的楼房。然而，这处宽敞、明亮的新楼房，父亲仅安享7年多，2009年正月生去去世；母亲患慢性病多年，随后病情加重，生活不能自理，不得不常年离开这处院落，随子女而居，只在夏天才回来住两三个月。那时，我时常常见她坐在院子中的铁椅上发呆。母亲在想什么？她是在想建造这处水岸居所时那些挥洒汗如雨的日子？还是在想她和父亲这一生为子女所付出的超常努力？2019年8月，母亲在这里平静离世，她和先她而去的父亲合葬于村东的公墓里。

我在这处水岸院落居住的时间前后不到30年。2010年，因为女儿读书，我在外购置了楼房，从此不在这处长住。作为一个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中年人，这些年，每年夏季，我都要到这里居住些时日。特别是2021年7月，因为女儿的结婚典礼，我前后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疫情之下，婚礼显然不能像1993年10月父母为我在这处院落操办婚礼时那么热闹，但还是在亲友的前后奔忙中，为女儿办了一个简约而典雅的出嫁礼。

今年夏天，我又一次来到这处院落小住。院子里树木葱郁，干净整洁。一切还如原先的样子，只是永远没有了父母进出的身影……院落没有了之前的喧闹，我也变得少言寡语，时常一个人静坐在院中凉棚下、石桌前，一人一壶一杯茶，心境变得更加清静、淡然。

街门之外，原先的水库先后经过两次投资修建，已被深度开发成龙丽河水上公园，昔日的洪水河沟处修建了环库步道，安装了七彩灯光秀，栽植了绿化树，花草满目，馥郁芳香……

这片我熟悉的地方，已然改天换地，今非昔比。

（作者单位：山西省壶关县人民检察院）



布棕 阿奇摄影作品

妻子的小超市

王宏杰

妻子的小超市在小区大门口，面积不到60平方米，说是超市，其实就是一个小杂货店。

我们是最早一批入住小区的业主。那时候小区住的人少，附近也没有商店，大家买东西要跑很远的地方，非常不方便。特别是，我们这个新建的小区紧挨着公园，每天早起锻炼的人多，周末游玩的人也多，妻子看到了商机。妻子当时正在企业上班，三班倒，常常要上夜班，收入又不多，每天回来看见小区大门外的门面房空着，就想着自己开个小店。

说干就干，妻子辞去了工作，与房主签了租赁合同，装修、购置货架、进货。不到一个月，小超市开业了。

从未做过生意的妻子，在刚开始的那段日子里，显得有点手忙脚乱，不知道该进什么货，也记不住价格，不是少这就是缺那，一天忙下来，毛收入不到600元。在随后的日子里，妻子用心经营着，边干边摸索经验。从新鲜蔬菜到生活用品、小百货，再到小零食、各种饮料、家用调味料，等等，都是很家常的用品。每来一位客人，妻子都会耐心地问一下，平时需要什么，蔬菜的菜品种类……对客人的建议，妻子都细心地记下来，用心揣摩怎么改进。三个月后，妻子的小超市步入正轨，虽然收入不多，但她一直坚守着。

这一干就是6年，这6年也是妻子最辛苦、最劳累的6年。一年365天，她只休息一天，那就是年三十的下午和年初一的早上。无论春夏秋冬，她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春秋是5点半起床，夏天是4点20分起床，冬天则是6点起床，去离超市5公里远的蔬菜批发市场买菜，回来后就把超市门打开营业。风雨无阻，雪寒无碍，她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总是很晚才回家。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小区的人和到公园锻炼的人以及早起到工地上班的民工们都慢慢知道了，我们小区门口的小超市是开门最早的。上早班的民工路过总是会买包烟，晨起锻炼的人买点吃的，做早饭的邻居们也会赶早买点新鲜蔬菜，所以每天早上8点前的那段时间总是妻子最忙的时候。

妻子是个仔细的人。超市小，每天进的菜也不多，但妻子总是挑选最新鲜、最干净的蔬菜。回来后，她总是细心地把每种菜择得干干净净，摆放得整整齐齐。用她的话说，来买菜的都是小区的邻居和老熟客，宁可少挣点，也要让他们吃上干净新鲜的蔬菜。邻居们也总是说，来你家买菜，看上的就是菜的干净和新鲜。

时间久了，妻子和小小区的邻居们都成了熟人。邻居们哪天来买菜没带钱，也没带手机，妻子总是说，您先把菜拿走做饭，以后再给，或者转我微信上，邻居们有时会派孩子到店里买东西：“阿姨，我妈让我买菜，她随后把钱转你手机上……”这时候，妻子总会问一句：“你妈妈让你买什么菜，买多少，你妈妈是哪一位啊？”时间久了，妻子竟能记住谁是谁的娃、谁是谁的妈妈。一个小区400多户、上千口人，妻子竟能认个八九不离十。

我偶尔会替妻子值会儿班，也常会遇到孩子们来买东西。每次都是人还没进门就听闻：“阿姨，我妈让我来买点东西……”一看妻子不在，孩子们脸色顿时泛红，转身就要走：“等阿姨过来我再买吧！”

有时候我感觉，妻子的小超市虽是一个卖东西的小百货店，其实更像一个温馨的物品存放站、零钱置换站、失物招领站。

每到周日的下午，妻子总会准备很多的零钱。一开始我不知为何，慢慢地我明白了，周日下午是孩子们返校的日子，随着手机支付功能的广泛运用，家长们身上很少有现金，而上学的孩子们是需要现金的。所以每到周日的下午，总会有家长带着孩子来换零钱，妻子总会满足每一个孩子的需求，这已成为妻子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

妻子的小超市还是快递中转站和失物招领站。小区居民大多是在上班族，而快递也总是在中午12时左右送达，人在单位快递没法取，一开始妻子总能接到电话：我是x号楼的谁谁，快递先放你店里，我下班再去取……时间久了，电话也不打了，快递小哥会直接送到店里：这是x号楼谁谁的，让放一下，谢谢！妻子总会接住安放好，并完整地交给业主们。

也常有一些疏忽的顾客，买东西后，把手机和随身携带的物品忘记在商店里，或者付完钱后东西忘记取，这时候妻子总会第一时间跑出去把客人叫回来叫物归原主。如果有人走远了，妻子就把物品存放好，等着顾客来取。如果是手机，妻子还会细心地帮人家把电充满，以免时间长了手机关机丢失找不到。

妻子文化水平不高，她经营小超市6年来，经常说的话就是：“开店是为了谋生，但是不能光想着挣钱。给邻居们服务好，让每一个来小店的人感到亲切、舒适、便利和实惠，赢得他们的信任，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向勤劳的妻子致敬！
（作者单位：河南省灵宝市人民检察院）



秋实 程贤钧绘画作品

树是我们的另一个影子

蒋杰